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1卷·1910~1929年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 1910~1929

[瑞士] W·博奥席耶 O·斯通诺霍 编著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1卷·1910~1929年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 1910~1929

[瑞士] W·博奥席耶 O·斯通诺霍 编著
牛燕芳 程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4-43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1卷, 1910~1929年 / (瑞士) W·博奥席耶, O·斯通诺霍编著; 牛燕芳, 程超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ISBN 7-112-07113-5

I. 勒… II. ①博…②斯…③牛…④程… III. 建筑设计—理论 IV. TU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259 号

Copyright © 1995 Birkhäuser Verlag AG (Verlag für Architektur), P.O. Box 133,
4010 Basel, Switzerland

© Fondation Le Corbusier, 8, Square du Docteur-Blanche, 75016 Paris, France

All rights reserved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 W.Boesiger, O. Stonorov (Ed.)

本书由瑞士 Birkhäuser Verlag AG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策 划: 张惠珍

责任编辑: 孙 炼

责任设计: 刘向阳

责任校对: 王雪竹 赵明霞

勒·柯布西耶全集

第1卷·1910~1929年

Le Corbusier Complete Works

Volume 1 · 1910 ~ 1929

[瑞士] W·博奥席耶 O·斯通诺霍 编著

牛燕芳 程 超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9×1194 毫米 横 1/16 印张: 13 字数: 450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一版 2005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全套 8 卷 总定价: 396.00 元)

ISBN 7-112-07113-5

TU·6344(1306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第二版引言	7	欧特伊的双宅（拉罗歇－让纳雷住宅），	魏森霍夫居住区的两栋住宅，
第一版引言	8	1923～1924 年	斯图加特，1927 年
		标准化住宅，1923～1924 年	家具，1927 年
学习和旅行速写，1907 年	12	里普希茨－米斯查尼诺夫住宅，塞纳河	巴黎 Plainex 住宅，1927 年
		畔的布洛涅区，1924 年	日内瓦国际联盟宫方案，1927～1929 年
艺匠作坊，1910 年	17	Audincourt 居住区，1925 年	雀巢亭，1928 年
“多米诺”住宅，1914～1915 年	18	大学城学生公寓，1925 年	CIAM 萨尔茨堡首届年会，1928 年
罗讷河上的 Butin 桥，毗邻日内瓦，1915 年	22	莱芒湖畔小别墅，1925 年	迦太基别墅，1928 年
滨海别墅，1916 年	23	花园城的“蜂房”居住区，1925 年	日内瓦“别墅公寓”（Wanner 项目），
Troyes 现浇混凝土住宅，1919 年	24	《呼吁工业家》，1925 年	1928～1929 年
整体“Monol”住宅，1920 年	25	佩萨克，1925 年	出租公寓，1928～1929 年
雪铁龙住宅，1920 年	26	迈耶别墅，巴黎，1925 年	艺术家公寓，1928～1929 年
《新精神》，1920 年	28	“别墅公寓”，1925 年	萨伏伊别墅，普瓦西，1929 年
300 万人口的当代城市，1922 年	29	“新精神馆”，巴黎，1925 年	Mundaneum 方案，1929 年
“别墅公寓”，1922 年	35	巴黎“瓦赞规划”，1925 年	世界城方案，1929 年
雪铁龙住宅（秋季沙龙展），1922 年	39	布洛涅的艺术家小住宅，1926 年	卢舍尔住宅，1929 年
Vaucresson 别墅，1922 年	43	巴黎救世军“人民宫”宿舍，1926 年	Avray 城的别墅扩建，1928～1929 年
艺术家住宅，1922 年	47	“最小”住宅方案，1926 年	M.X. 别墅，布鲁塞尔，1929 年
批量生产的工匠住宅，1922 年	48	《新建筑五点》，1926 年	莫斯科中央局大厦，1928 年
画家奥赞方住宅，巴黎，1922 年	49	库克住宅，塞纳河畔的	“世界城”全景，1929 年
欧特伊的双宅（初稿方案），1922 年	52	布洛涅区，1926 年	
秋季沙龙：朗布耶的周末住宅		Guiette 住宅，安特卫普，1926 年	勒·柯布西耶全集 8 卷总目录（按年代排序）
（模型），1924 年	53	加歇别墅，1927 年	203

第二版引言

亲爱的 Martienssen:

翻阅了你们的《南非建筑实录》，很是感动。首先，在于令人不无惊奇的发现，在遥远的非洲，在热带雨林的另一端，居然存在着如此生机盎然的事物。但，更主要的是，在那里看到了如此的青春信仰，如此的建筑痴情，如此强烈追求事理明达的欲望。

我相信人们尚缺乏足够的认识：整个世界完完整整地、彻彻底底地被重熔重铸——一个崭新的文明诞生了，为往昔一切表达之力所不能及，一切皆应新，即能够表达意识的新形态。对于过去的学习将导向丰产，只要我们摆脱刻板的学院教育，只要我们拓展自己的好奇心，穿越于时空之间，触及各色的文明，或恢宏或质朴，它们皆是人类感受的纯粹表达。建筑当从图板上拔出，当扎根心田与脑海。

首要地，心中得有爱。爱合理的，爱感性的，爱创造性，爱多样性。理性是向导，仅此而已。

那么该如何丰富我们的创造力呢？不是去订购建筑杂志，而是去向那无疆之域，去自然的瑰丽多彩中发现。那里才是真正的建筑课堂：感恩吧！是的，这灵活，这精确，这无可争议的事实：自然将其所孕育的和谐展现于每事每物。由内而外：泰然的完美。植物，动物，树木，风光，海洋，平原或山峦。甚至，在自然的灾祸中，在地壳的激变中也孕育着完美的和谐。张开眼睛吧！离开狭隘的专业讨论。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对事理的探究中来，至于建筑，就会自发地成为结果。

打破“学派”（打破柯布西耶学派，正如打破维尼奥拉学派——我恳请你们！）没有程式，没有技巧，没有窍门。我们正处在现时代建筑探索的开端。随时随处都会涌现新鲜的主张。百年后，人们将可以谈论一种“风格”。但今天，不可以，今天只有这一种风格，即，一种精神的格调，它蕴涵于作品，蕴涵于真正的创作而成的作品之中。

我希望，建筑师——而不仅仅是学生——我希望你们拿起铅笔，去描画一株植物、一片落叶，去表达一棵树的灵魂、一只贝的和谐、一团云的形成、一次次波浪推沙的游戏；去发现那股蕴藏于内的力量连续不断的表达。我希望，这手（以及其后的头脑）热衷于这内心的询问。

我希望，建筑师成为整个社会之最杰出——精神之最富足（而非最贫乏、最平庸、最狭隘）。我希望，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是开放的（而非像个杂货铺的老板那样在自己的专业上固步自封）。建筑，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一门手艺。

我期许：建筑师应当是敏感者中的敏感者，是艺术行家中的行家。相对于算术，他对造型艺术和美的形式应当更在行。映着精神之光，映着感激与微笑，建筑得以带给机器文明新时代的人类以欢乐，而绝非最低限的功用。今天，是时候点燃光明；今天，是时候驱逐愚昧！

致所有同胞



1936年9月23日于巴黎

致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现代建筑师小组的一封信，值1936年10月他们的声明发表之际。



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

一个编辑,两个年轻的建筑师,联合了他们美好的愿望,使这本书成为我们工作的一个总结。新生代的关注,是令人喜悦的。但,倘若这本书变成了凝固我们的发展、并使其停滞于一个死沉沉的句点的最后总结,那将是令人悲哀的。尽管我已四十有二,但我仍然是个学生。而且今天,我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一股力量的迫近;今天,正是这股力量鼓动着整个世界。我解析决定我们这个时代性格的要素,我相信这个时代,且我所力图使人明白的绝不仅仅是它外在的表象,而是它内在的意义:富于创造性的意义;建筑的真理不也正在于此吗?形色的风格,浮浅的时尚,过眼的烟云——幻像,把戏。相反,是建筑现象,是建筑现象的壮美抓住了我们,通过它,我领悟了结构^[1]在精神层面上的性质。结构,通过创造性的力,形成一个体系,能够表达当前事件之综合,而非仅凭一时心血来潮表达的个人观点。我不相信所谓的自发的普遍公式,我也不相信所谓的内在的固有格式;我相信的是,每一召唤精神的建筑,仍是且永远是个人作品。一个在此,一个在彼。观察、理解、抉择、创造,如此,便出现了解答;如此,其他人便认出了自己。

结晶在一个人心底形成的时刻,是最最动人的时刻。这结晶,每一个人都能够唤起,那便

^[1] 建筑于我意味着通过精神的建造来行动。——原注

是，创造。创造的力量，正如我所在其中发现的，每一个人，不论其所具有的这种力量是渺小，是平凡，还是伟大，他都可在哪里找到：幸福的秘密。尽管每跨上一步台阶困难也会随之增长，但，能够日复一日地追逐这快乐，我是幸福的。而我所悲的是竟少有人理解快乐的源泉即在于此，却执迷不悟地向别处寻求那达不到的或虚妄的天堂。

现代建筑师的使命是如此繁复，他得无处不在，且日日被成千的琐事所扰。我，在一旁，在一座宁静的花园里，培植着艺术的鉴赏力。“艺术”这个词，我知道，为青年一辈所不齿^[1]，他们相信这样便可以根除学院派的不绝之患。倘若我不得不意识到诸世纪的垃圾玷污了我的手，那我也宁愿濯洗它，而非切除它。何况，我的手，诸世纪非但没有玷污它，却盈满了它。涉足艺术，你便成为自己的法官，你惟一的主人；面对白板，我们所铭刻其上的将是我们自己人格的不搀假也不容搀假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对责任的充分意识；于此，我们展示自我，认识自我——实实在在，原原本本的模样，不多一分，不减一毫。也就是说，磊落地把自己呈现于公众的评判之前，而不要再躲藏在偶然性之后。偶然性，失败总归咎于它，成功了却对它只字不提。

建筑，首先必须清楚明白地提出问题。这是一切的基础。这是决定性的时刻。我们是否可以将问题限定为对功能的彻底满足？那么，首先要回答的是，什么是功能。美，诗意，和谐，它

们是否构成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对于现代人，居住的机器是否仅仅只是一部机器？于我，最美的人类情感便是追求和谐。无限之中，目标明确；它无限，因为它无处不在。

直到1907年，在我出生的小城，我有幸师从艾普拉特尼尔（L'Epplattenier），一位极富魅力的老师；是他为我推开了艺术之门。我们就这样跟随着他，认识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杰出作品。我还记得那个简陋的书架，就设置在画室的壁橱里，在那里收集了所有他认为对我们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而后是各地的游历。我结识了欧仁·格拉赛（Eugène Grasset），这位20世纪的精神之父。正是他为我指引了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今天的读者是否还能回想起1908~1909年间，佩雷所扮演的英雄角色？他断言了钢筋混凝土的建造，他还断言——继博多（Baudot）之后——新的建造方法必将带来新的建造态度。奥古斯特·佩雷在现代建筑的历史中无疑踞有一席，而且地位很高。他是个建立者。1910年，当我在德国提到他，并称其为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踏上建筑新方向之道路的人时，人们嘲笑，人们怀疑，人们充耳不闻；人们根本就无视他的存在。人们把他建在弗兰克林大街的住宅视为“新艺术风格”，就因为他在外面贴了瓷砖！但是，听到了吗？这房子是个宣言！1908~1909年间，奥古斯特·佩雷让我认识了钢筋混凝土，他和我谈机器馆。^[2]“装饰”，他

^[2] 由工程师Cottancin为1889年巴黎博览会修建，1909年拆毁。弗朗兹·儒尔丹（Frantz Jourdain）将此拆毁称为“对艺术的摧残”。——原注

说，“掩饰的往往是构造的错误。”忘了吗？在这个时代，在所有的国度，人们装饰，有装饰品的装饰，没有装饰品的也装饰，因为他们尚未等来真正的建筑，一个时代精神的表达。人们自觉是处在一种怠惰的、彻底没落的、完全不景气的状态之中。然而，自从史蒂芬森发明了蒸汽机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每一个人都有那么一个动荡的阶段，我们开始学着与人打交道，我们离开学生时代，我们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生活的伟大游戏中来，并相信，生活向着怀有美好意愿的人敞开，力量——恒，信，知——皆毫无保留地呈现，和着朴实而本真的骄傲，便有了蚍蜉撼树之勇，撼动那棵扎根单调生活的冷漠之树。就在这个时候，我恰好结识了一位年长的朋友，款待了我的犹豫和惊奇。他不相信塞尚（Cézanne），他更不相信毕加索（Picasso），但这丝毫未隔阂我们。他是个彻底的唯科学主义者。但，在自然的现象面前，在撕裂人类的纷争面前，他会动容。我们一同遍访名山大川——湖泊，高原，阿尔卑斯山。渐渐地，一点一点地，我变得愈发坚定，我明白一切都得靠自己。我的这位朋友名叫William Ritter。

大约是在1907年，在里昂，我结识了托尼·加尼埃（Tony Ganier）。这位前罗马大奖得主，他的“工业城市”的方案就是从罗马寄来的。透过社会现象，这个人感觉到了新建筑降生的迫近。他的方案显示了他的娴熟。那是百年法国建筑演进的结果，深受法兰西规划科学的影响。但，那些教授们，那些思想浮浅的教授们轻率地

^[1] 1928年，围绕“功能主义”的激烈辩论。——原注

对待这百年的演进，在学校里教他们的学生如何避开所有的现实，建造虚浮夸耀的、自命不凡的空中楼阁。然而，现世的生活撞击着这“不朽的穹顶”，在生活的围攻下，象牙塔必将倒掉。革命的思想已经在建筑学校的学生中间燃起。他们的西服上不别一枚教育勋章，他们开始为这些古怪的艺术作品感到不安，它们除了符合一个假定存在的社会，似乎别无他用。

战争期间，我一度离开了所有的建筑活动。战后，我感到被卷入了工业和经济的问题之中。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处在怎样一个喧嚣而不可思议的时代。我开始意识到，终有一天，它将势不可挡地产生出属于自己的建筑。一个新的时代不正正在降生的阵痛之中吗？

“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它新的生命源于新的精神：建造与综合的精神，由明晰的概念所驱动。”就是这一句，1920年，德梅（Dermée）、奥赞方（Ozenfant）和我，我们一同创办了《新精神》，一本关注当代活动的国际杂志。讨论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艺术家们得以发现，得以察觉那些热情洋溢鼓舞人心的事件……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豁然地，建筑的问题找到了他的民众。军团在各个国家形成，集结在未来的旗帜下，承受着同样的压力，渴望着同样的创造性理念。几年的时间，国际建筑诞生了，它是现代科学的女儿，它是社会新思的仆人。

新的建筑诞生了。她年青，她太年青。而学院派的挣扎是如此激烈。它正踱向死亡。对此它何尝不知？它用爪和喙反抗。死期到了，气数尽

了，但它的哀号仍四壁回荡。

学院派在奥斯曼大道打开了豁口。它给巴黎绘制了一条直抵星形广场的凯旋大道。它需要荣誉，需要战利品；不过，它忘了巴黎的日渐萧条，忘了巴黎已经被机器压垮。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城市，它却在盘算它的扈从和凯旋。结核病在贫民区蔓延。如此的战利品所来何用？全世界再也没有哪一家杂志愿意上演这临终一幕。^[1]但是，新的建筑已经诞生，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表达。生命的力量更加顽强。

1922年，联合我的堂弟皮埃尔，凭着正直、乐观、开拓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当然还伴着好心情，我们开干了。两个相互了解的兄弟强过5个各怀异心的路人。既然我们不逐名利之事，那也就绝不允许妥协。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创造性的研究中来，那里是快乐之源。于是我们设计，从精微的细节到庞大的整体，到城市的研究。在我们塞维（Sèvres）大街的事务所里，来自各个地方的满怀热忱与激情的年轻人（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英国、美国、土耳其、南斯拉夫、波兰、西班牙和日本），他们带来无私的帮助。大家一起干，自由融洽，又有共识的纪律。正是这些年轻人慷慨相助，我们才得以进行这无利可图的工作。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工作能应当代社会之急需。

1900年前后出现了一项壮举：新艺术运

^[1] 这些辛辣的文字写于学院派洋洋得意之时（人们会记住他们是以怎样的手段），当时，日内瓦国际联盟宫的建造最终委托给了4位学院派建筑师。——原注

动。一个悠久的文明抖落了它的破衣衫。1908年，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弗朗兹·儒尔丹^[2]的“Samaritaine”就已经矗立在那里了。但这个时代，我们自以为不乏幽默感地嘲笑他那布满铁艺浅浮雕的金属穹顶时，却忽视了全玻璃的侧立面（1929年莫斯科中央局方案我们采用的就是全玻璃立面）。我们知道在维也纳，在这个传统影响并不强大的国度，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做了创立新审美的尝试；我们还知道，约瑟夫·霍夫曼^[3]（Joseph Hoffmann）设计了一个内部充满想像和趣味的建筑。而巴黎却完全笼罩在学院派的昏沉之中。但，这只是表象。我曾常去 Cassini 街，仔细端详 Lecœur 的那两座小宅邸；我还常去 Réaumur 街，那儿有座钢和玻璃的宅子。那时候，人们刚刚把埃菲尔铁塔对面的机器馆拆除。博多设计的蒙马特（Montmartre）圣吉恩教堂，我们觉得它非常难看，但却忘了去认识这项发明的意义所在。更远处，是奥古斯特·佩雷于1906年建造的Ponthieu车库。埃菲尔铁塔位于塞纳河畔，一座钢结构的跨河步行桥就在旁边。只要睁开眼睛便会发现，工厂和大作坊的“带形窗”就在巴黎近郊，没有40年也得有20年了。然而当时盛行的却是新诺曼底风格。屋顶炫耀着，挺得跟金字塔一样高。

^[2] 弗朗兹·儒尔丹（1847~1935年），法国建筑师兼艺术评论家，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代表作Samaritaine商店（巴黎）。1903年，他创办了秋季沙龙。——译注

^[3] 约瑟夫·霍夫曼（1870~1956年），奥地利建筑师，奥托·瓦格纳的弟子，新艺术运动及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建筑的创意似乎全局限在那令人缭乱的花哨之中。

1909年的一天，巴黎美术学院建造课的教授生病了，由巴黎地铁主任工程师代课。“先生们，在下面几节特别的课程中，我将向你们介绍一种新的建造方法，就是，钢筋混凝土……”可他没法继续下去，倒彩、嘘声、口哨声淹没了他！学生们喊道：“你把我们当包工头了吗！”于是，怯生生地，他开始讲中世纪的木屋架构造。

秋季沙龙举办的装饰艺术展一时间引起轰动。人们见识了新的室内。但那实际上只不过是老酒换新瓶。1913年，一本杂志带来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作品，这位先驱是一位更伟大先驱沙利文(Sullivan)的弟子。中欧诸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一方面他们追随1900年在法国掀起的运动，另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回避新艺术运动的肤浅。但实际上，人们还是遵循着历史的范例，并力图赋予其现代的意义，使其符合时代精神的节拍。贝尔拉格(Berlage)(创造性的努力)，泰森诺(Tessonow)(简洁、经济)，凡·德·费尔德(Van de Velde)(绘画)，以及贝伦斯(Behrens)(绘画)，他们以一种新的精神姿态，追求建筑的目的和审美的意图。当然，我不可能一一列举这个动荡时代的所有先驱。在“明星”的周围是不计其数的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筑的复活。

战后，我们见识了弗雷森纳(Freyssinet)^[1]，在Orly的库房，见识了美国的谷仓。它们博得

了一致的赞誉。十年，我们目睹了航空工业的诞生。战争，它本身并不创造，但通过技术进步，它加速了现代建筑的诞生。

我13岁半离开学校，当了3年的雕镂工学徒。17岁有幸遇到一位不怀成见的先生，把他别墅的设计委托给我。我用极大的细心和丰富的细节来建造它，真是动人！当时我才十八九岁。这栋别墅可能挺糟糕，可它至少没有受建筑陈规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坚信，一栋房子是这样的：它由工人用材料建造，成功与否取决于平面和剖面。我对学校的教育怀有极大的恐惧：包医百病的药方，神不可犯的规则。我意识到，在这个不确定的阶段，唤醒自己的判断有多重要。用省下来的钱，我游历了几个国家，远离学院，做一些实践的工作谋生。我睁开了我的眼睛。

有一天，人类的创造达到无可置疑的明晰状态，它们形成体系；而后，被纂入法典；最后，被送进博物馆，那儿便是它们的坟墓。新的思想又产生了，新的发明又涌现了，一切都被怀疑，所有皆被掀翻。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终有一日会衰竭的是个人的创造力：但那也仅仅是个人的，而绝非建筑的终结。新一代继往而来，他们毫不客气地爬到你的头上，踩在你的肩上，他们不会向跳板言谢，他们只顾向前冲，轮到他们把思想投向更远方。

新生，现代建筑方兴未艾，但它必与今日殊殊。明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今日的现实中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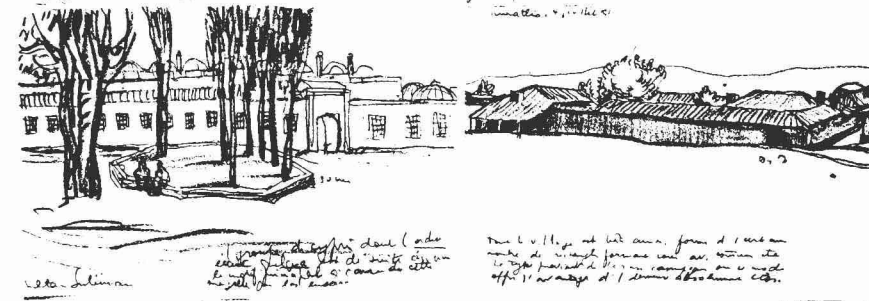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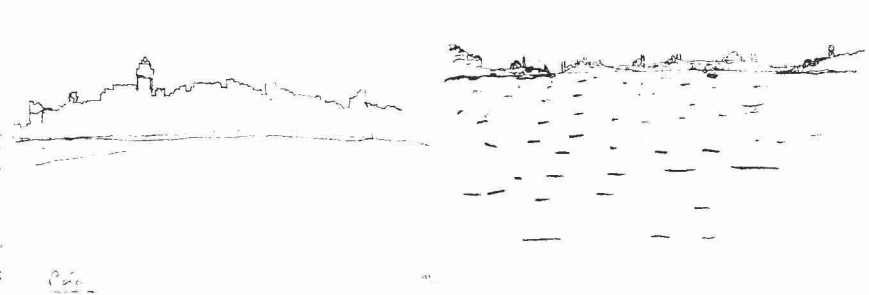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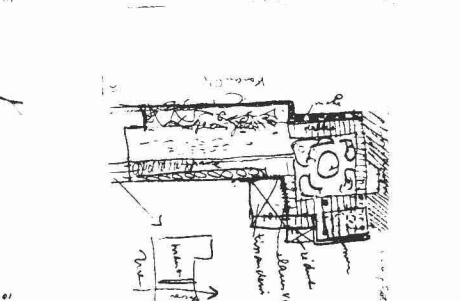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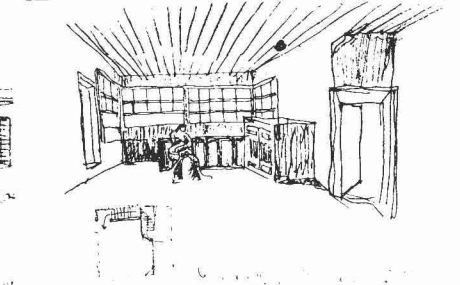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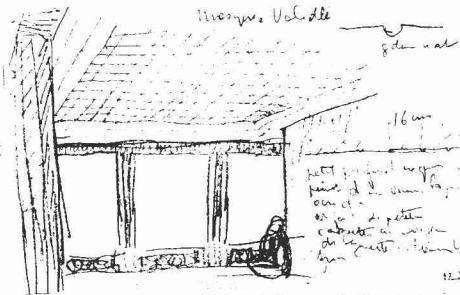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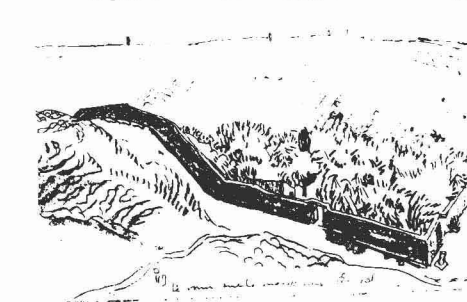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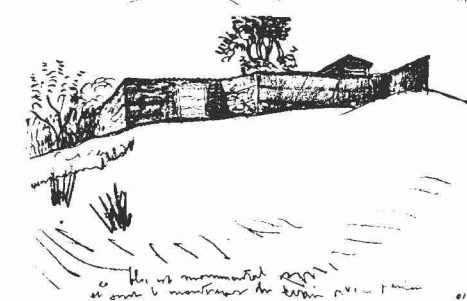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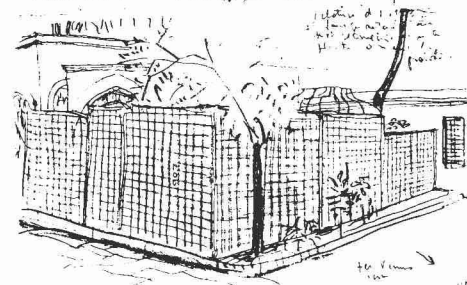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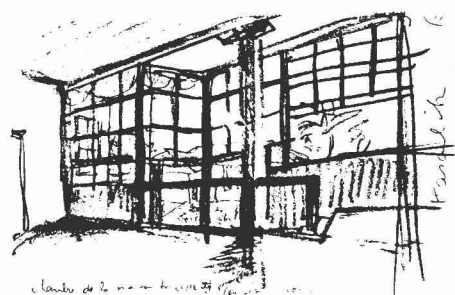
想像。不过，别担心，也别担心今天，这只不过是新时代的一道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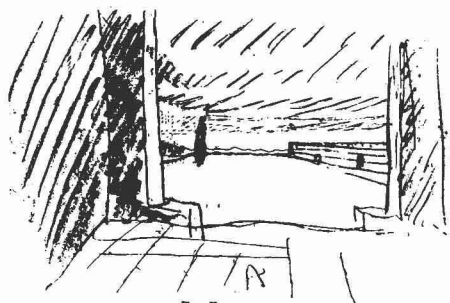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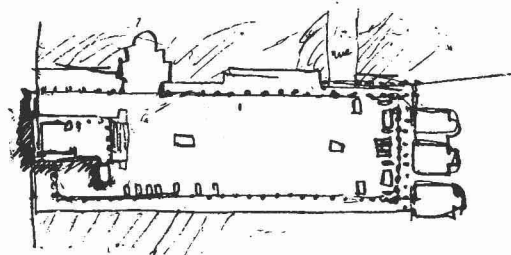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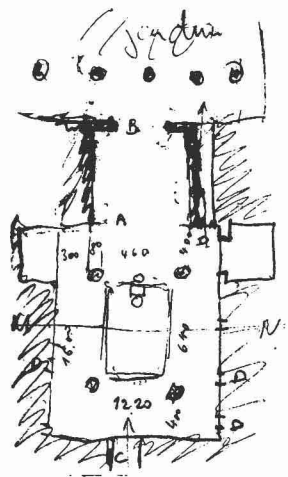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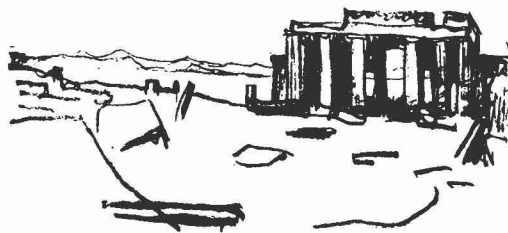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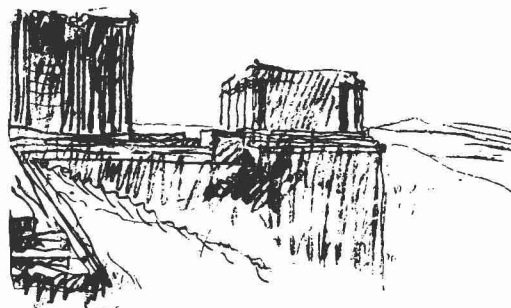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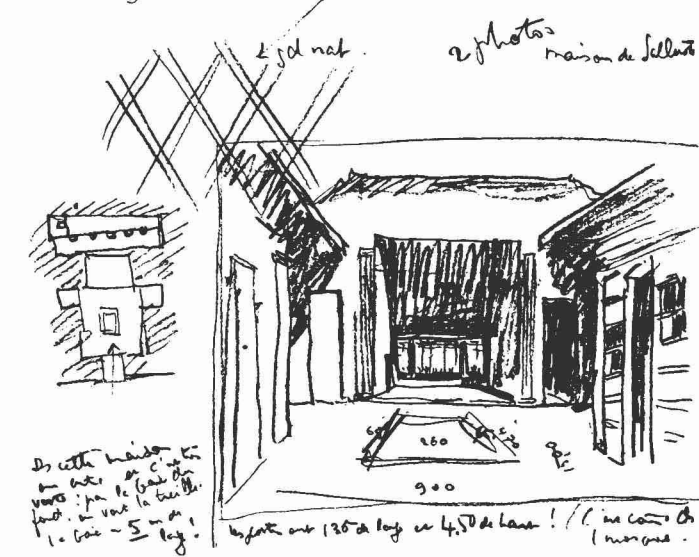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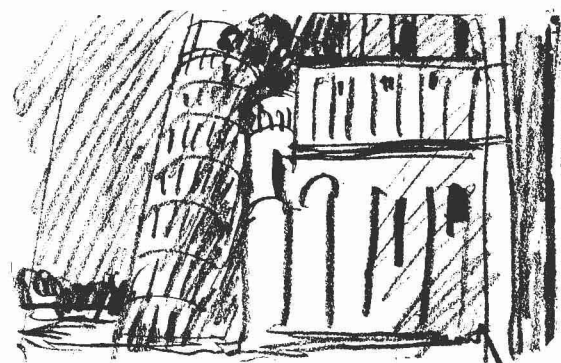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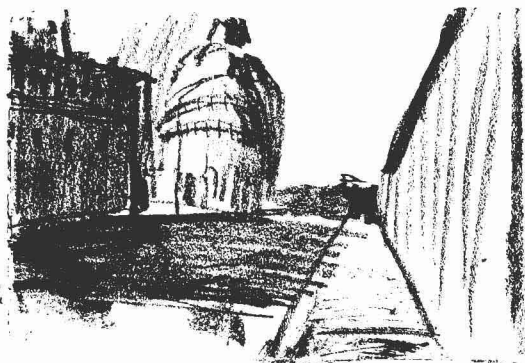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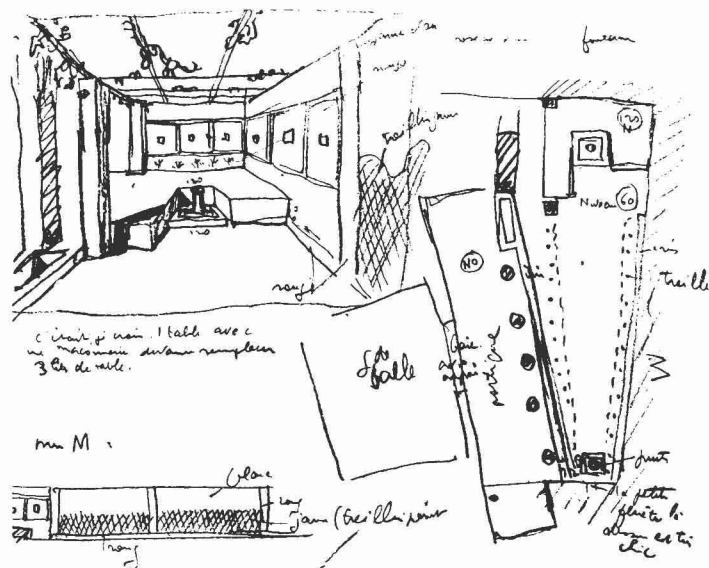


1929年9月于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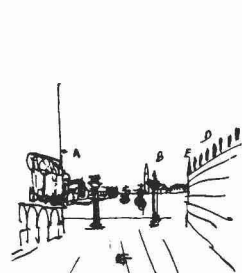
注：如果我说了过多的轶事和看似琐碎的细节，那不过是为了触动那些被疑虑纠缠、被困难压垮的年轻人。人们不也预言我一事无成吗？难道就因为我没有接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没有出色的文凭就不能在建筑实践中有所作为？文凭，这顶过重的冠冕浮夸了学习；而且，加冕之时很可能就是创造力枯竭之日。

^[1] 弗雷森纳(1829~1962年)，法国工程师，他完善了预应力混凝土技术，带来结构上的革命。——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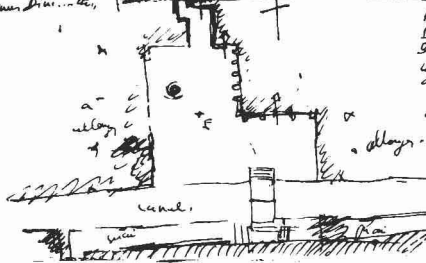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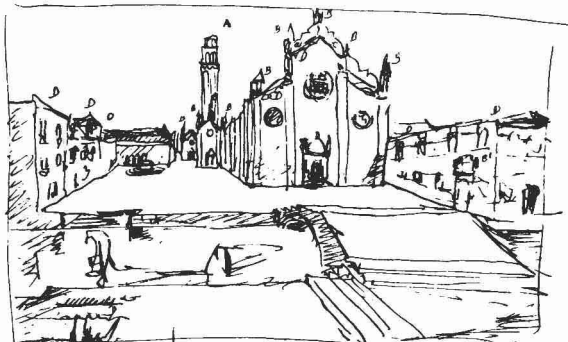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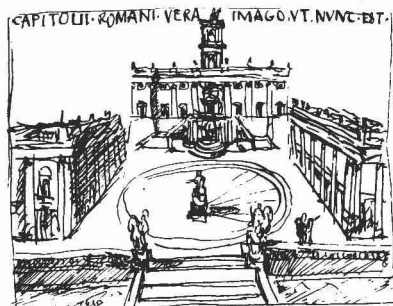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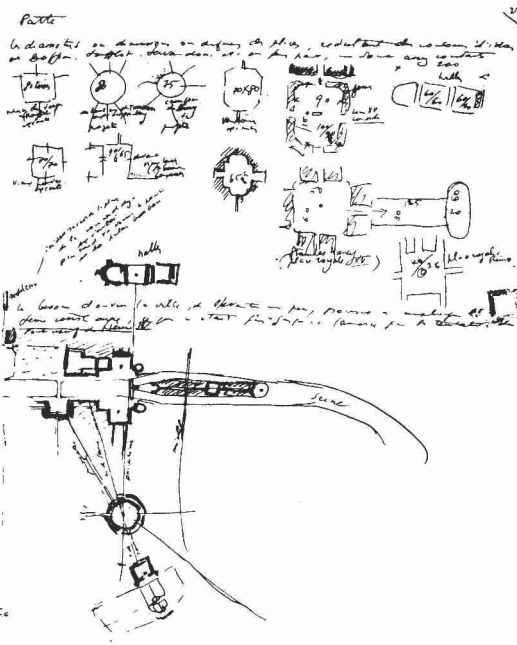
雅典—庞培—比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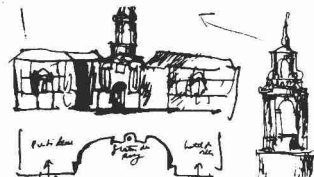
Construction des uns de la piézoelle de Moricchi.
A. s. l'angle de la rue. B. ? C. l'angle de la rue.
D. l'angle de la rue. E. l'angle de la rue.
F. l'angle de la rue. G. l'angle de la rue.
H. l'angle de la rue. I. l'angle de la rue.
J. l'angle de la rue. K. l'angle de la rue.
L. l'angle de la rue. M. l'angle de la rue.
N. l'angle de la rue. O. l'angle de la rue.
P. l'angle de la rue. Q. l'angle de la rue.
R. l'angle de la rue. S. l'angle de la rue.
T. l'angle de la rue. U. l'angle de la rue.
V. l'angle de la rue. W. l'angle de la rue.
X. l'angle de la rue. Y. l'angle de la rue.
Z. l'angle de la r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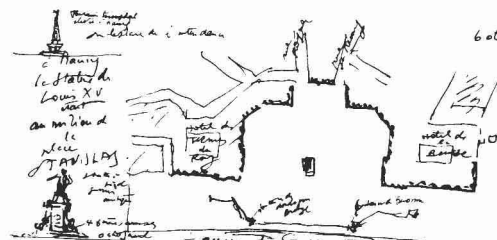
A. l'angle de la rue. B. l'angle de la rue. C. l'angle de la rue.
D. l'angle de la rue. E. l'angle de la rue. F. l'angle de la rue.
G. l'angle de la rue. H. l'angle de la rue. I. l'angle de la rue.
J. l'angle de la rue. K. l'angle de la rue. L. l'angle de la rue.
M. l'angle de la rue. N. l'angle de la rue. O. l'angle de la rue.
P. l'angle de la rue. Q. l'angle de la rue. R. l'angle de la rue.
S. l'angle de la rue. T. l'angle de la rue. U. l'angle de la rue.
V. l'angle de la rue. W. l'angle de la rue. X. l'angle de la rue.
Y. l'angle de la rue. Z. l'angle de la r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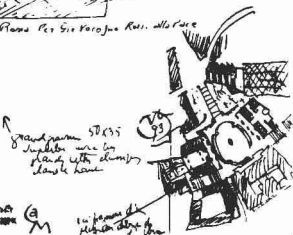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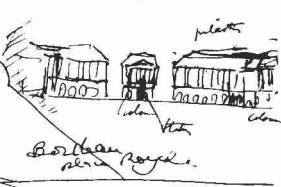
attention aux détails
des colonnes et des
statues (fig.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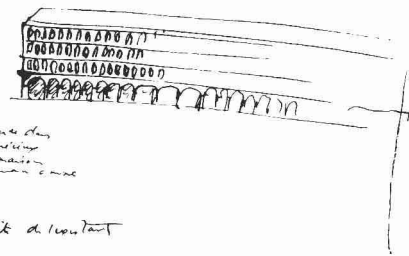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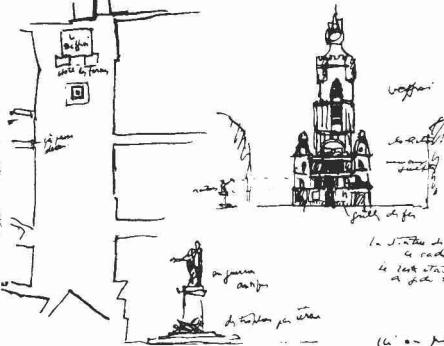
attention aux détails
des colonnes et des
statues (fig.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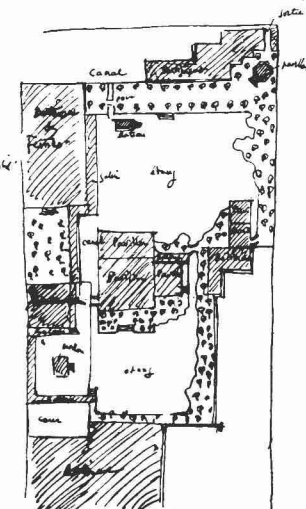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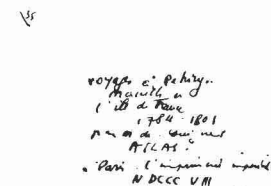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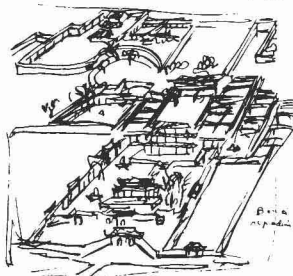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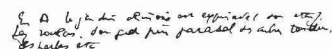
6 colonnes X 50
attention aux détails
des colonnes et des
statues (fig. 13)



attention aux détails
des colonnes et des
statues (fig.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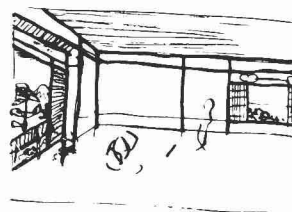
attention aux détails
des colonnes et des
statues (fig.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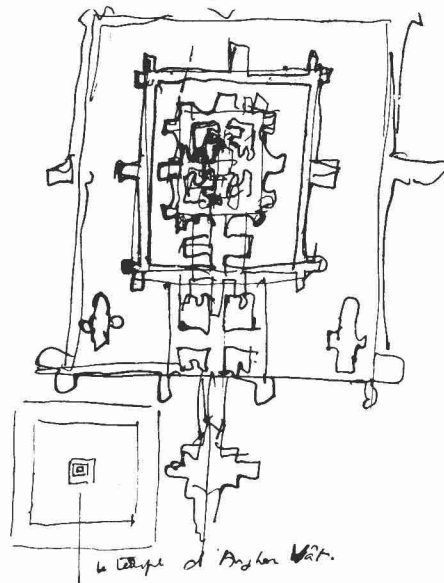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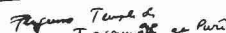
Plan d'un Jardin Chinois d'Albion

[illegible]

Et de l'intérieur de la pièce, très verte,
sur le colline, on voit le volcan
humainement, le plus près de la capitale
le mont, le volcan, le glacier



~~1/2~~ ~~Cont~~ Détermination de signature et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 la signature.



1. ~~Time~~ of Angkor Wat.

[illegible]